酉陽雜俎/卷五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酉陽雜俎

◀上一卷

卷五　詭習　怪術

下一卷▶

詭習

大曆中，東都天津橋有乞兒，無兩手，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。欲書時，先再三擲筆，高尺餘，未曾失落。書跡官楷，手書不如也。

于頔在襄州，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。于性快，見其拜伏遲緩，不甚知。書生別日遊讌，不復得進，王殊怏怏。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，頗禮接之。王謂曾曰：「子以相公好奇，故不遠而來，今實乖望矣。予有一藝，自古無者，今將歸，且荷公見待之厚，今為一設。」遂詣曾所居，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，規才運寸。良久，去竹之塞，折枝連擊鼓子，筒有蠅虎子數十，分行而出，分為二隊，如對陣勢。每擊鼓，或三或五，隨鼓音變陣，天衡地軸，魚麗鶴列，無不備也。進退離附，人所不及。凡變陣數十，乃行入筒中。曾觀之大駭，方言于公，王已潛去。于悔恨，令物色求之，不獲。

張芬曾為韋南康親隨行軍，曲藝過人，力舉七尺碑，定雙輪水磴。常於福感寺趯鞠，高及半塔，彈力五斗。常揀向陽巨筍，織竹籠之，隨長旋培，常留寸許，度竹籠高四尺，然後放長。秋深方去籠伐之，一尺十節，其色如金。每塗墻，方丈彈成「天下太平」字。

建中初，有河北軍將姓夏，彎弓數百斤。嘗於球場中累錢十餘，走馬以擊鞠杖擊之，一擊一錢飛起六七丈，其妙如此。又於新泥墻安棘刺數十，取爛豆，相去一丈，一一擲豆貫於刺上，百不差一。又能走馬書一紙。

元和末，均州勛鄉縣有百姓，年七十，養獺十餘頭。捕魚為業，隔日一放。將放時，先閉於深溝斗門內令饑，然後放之，無綱舌之勞，而獲利相若。老人抵掌呼之，群獺皆至，緣裕藉膝，馴若守狗。戶部郎中李福親觀之。

怪術

大曆中，荊州有術士從南來，止於陟屺寺，好酒，少有醒時。因寺中大齋會，人眾數千，術士忽曰：「余有一伎，可代抃瓦磕珠之歡也。」乃合彩色於一器中，驒步抓目，徐祝數十言，方欲水再三哄壁上，成維摩問疾變相，五色相宣如新寫。逮半日餘，色漸薄，至暮都滅。唯金粟綸巾鶖子衣上一花，經兩日猶在。成式見寺僧惟肅說，忘其姓名。

張魏公在蜀時，有梵僧難陀，得如幻三昧，入水火，貫金石，變化無窮。初入蜀，與三少尼俱行，或大醉狂歌，戍將將斷之。及僧至，且曰：「某寄跡桑門，別有樂術。」因指三尼：「此妙於歌管。」戍將反敬之，遂留連為辦酒肉，夜會客，與之劇飲。僧假褊襠巾幗，市鉛黛，伎其三尼。及坐，含睇調笑，逸態絕世。飲將闌，僧謂尼曰：「可為押衙踏某曲也。」因徐進對舞，曳緒回雪，迅赴摩跌，伎又絕倫也。良久，喝曰：「婦女風邪？」忽起，取戍將佩刀，眾謂酒狂，各驚走。僧乃拔刀斫之，皆踣於地，血及數丈。戍將大懼，呼左右縛僧。僧笑曰：「無草草。」徐舉尼，三支笴杖也，血乃酒耳。又嘗在飲會，令人斷其頭，釘耳於柱，無血。身坐席上，酒至，瀉入脰瘡中。面赤而歌，手復抵節。會罷，自起提首安之，初無痕也。時時預言人凶衰，皆謎語，事過方曉。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，僧不欲住。閉關留之，僧因是走入壁角，百姓遽牽，漸入，唯余袈裟角，頃亦不見。來日壁上有畫僧焉，其狀形似。日日色漸薄，積七日，空有黑跡。至八日，跡亦滅，僧已在彭州矣。後不知所之。

虞部郎中陸紹，元和中，嘗看表兄於定水寺，因為院僧具蜜餌時果，鄰院僧右邀之。良久，僧與一李秀才偕至，乃環坐，笑語頗劇。院僧顧弟子煮新茗，巡將匝而不及李秀才，陸不平曰：「茶初未及李秀才，何也？」僧笑曰：「如此秀才，亦要知茶味？」且以余茶飲之。鄰院僧曰：「秀才乃術士，座主不可輕言。」其僧又言：「不逞之子弟，何所憚？」秀才忽怒曰：「我與上人素未相識，焉知予不逞徒也？」僧復大言：「望酒旗玩

變場者，豈有佳者乎？」李乃白座客：「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。」因奉手袖中，據兩膝，叱其僧曰：「粗行阿師，爭敢輒無禮！拄杖何在？可擊之。」其僧房門後有筇杖，子子跳出，連擊其僧。時眾亦為蔽護，杖伺人隙捷中，若有物執持也。李復叱曰：「捉此僧向墻。」僧乃負墻拱手，色青短氣，唯言乞命。李又曰：「阿師可下階。」僧又趨下，自投無數，衄鼻敗顙不已。眾為請之，李徐曰：「緣對衣冠，不能煞此為累。」因揖客而去。僧半日方能言，如中惡狀，竟不之測矣。

元和末，監城腳力張儼，遞牒入京。至宋州，遇一人，因求為伴。其入朝宿鄭州，因謂張曰：「君受我料理，可倍行數百。」乃掘二小坑，深五六寸，令張背立，垂足坑口，針其兩足。張初不知痛，又自膝下至鼾，再三捋之，黑血滿坑中。張大覺舉足輕捷，才午至汴。復要於陝州宿，張辭力不能。又曰：「君可暫卸膝蓋骨，且無所苦，當日行八百里。」張懼，辭之。其人亦不強，乃曰：「我有事，須暮及陝。」遂去，行如飛，頃刻不見。

蜀有費雞師，目赤無黑睛，本濮人也。成式長慶初見之，已年七十餘。或為人解災，必用一雞設祭於庭，又取江石如雞卵，令疾者握之，乃踏步作氣虛叱，雞旋轉而死，石亦四破。成式舊家人永安，初不信，嘗謂曰：「爾有厄。」因丸符逼令吞之。復去其左足鞋及襪，符展在足心矣。又謂奴滄海曰：「爾將病。」令袒而負戶，以筆再三畫於戶外，大言曰：「過！過！」墨遂透背焉。

長壽寺僧誓言他時在衡山，村人為毒蛇所噬，須臾而死，發解腫起尺餘。其子曰：「咎老若在，何慮！」遂迎咎至。乃以灰圍其屍，開四門，先曰：「若從足入，則不救矣。」遂踏步握固，久而蛇不至。咎大怒，乃取飯數升，搗蛇形詛之，忽蠕動出門。有頃，飯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，徑吸其瘡，屍漸低。蛇皰縮而死，村人乃活。

王潛在荊州，百姓張七政善治傷折。有軍人損脛，求張治之。張飲以藥酒，破肉去碎骨一片，大如兩指，塗膏封之，數日如舊。經二年余，脛忽痛，復問張。張言前為君所出骨，寒則痛，可遽覓也，果獲於床下。令以湯洗貯於絮中，其痛即愈。王公子弟與之狎，嘗祈其戲術。張取馬草一掬，再三捘之，悉成燈蛾飛。又畫一婦人於壁，酌酒滿杯飲之，酒無遺滴。逡巡，畫婦人面赤，半日許可盡，濕起壞落。其術終不肯傳人。

韓佽在桂州，有妖賊封盈，能為數里霧。先是常行野外，見黃蛺蝶數十，因逐之，至一大樹下忽滅。掘之，得石函，素書大如臂，遂成左道。百姓歸之如市，乃聲言某日將收

桂州，有紫氣者，我必勝。至期，果紫氣如疋帛，自山亙於州城。白氣直沖之，紫氣遂散。天忽大霧，至午稍開霽。州宅諸樹滴下小銅佛，大如麥，不知其數。其年韓卒。

海州司馬韋敷曾往嘉興，道遇釋子希遁，深於繕生之術，又能用日辰，可代藥石。見敷鑷白，曰：「貧道為公擇日拔之。」經五六日，僧請鑷其半，及生，色若ヲ矣。凡三鑷之，鬢不復變。座客有祈鑷者，僧言取時稍差。別後，髭色果帶綠。其妙如此。

眾言石旻有奇術，在揚州，成式數年不隔旬與之相見，言事十不一中。家人頭痛嚏咳者，服其藥，未嘗效也。至開成初，在城親故間，往往說石旻術不可測。盛傳寶歷中，石隨錢徽尚書至湖州，常在學院，子弟皆「文丈」呼之。於錢氏兄弟求兔湯餅，時暑月，獵師數日方獲。因與子弟共食，笑曰：「可留兔皮，聊誌一事。」遂釘皮於地，壘塹塗之，上朱書一符，獨言曰：「恨校遲，恨校遲。」錢氏兄弟詰之，石曰：「欲共諸君共記卯年也。」至太和九年，錢可復鳳翔遇害，歲在乙卯。

元和中，江淮術士王瓊，嘗在段君秀家，令坐客取一瓦子，畫作龜甲，懷之。一食頃取出，乃一龜。放於庭中，循垣而行，經宿卻成瓦子。又取花含默，封於密器中，一夕開花。

江西人有善展竹，數節可成器。又有人熊葫蘆，云翻葫蘆易於翻鞠。

厭鼠法：七日，以鼠九枚置籠中，埋於地。秤九百斤土覆坎，深各二尺五寸，築之令堅固。《雜五行書》曰：「亭部地上土塗竈，水火盜賊不經；塗屋四角，鼠不食蠶；塗倉，鼠不食穀；以塞堨，百鼠種絕。」

雍益堅云：「主夜神咒，持之有功德，夜行及寐，可已恐怖惡夢。咒曰『婆珊婆演底』。」

宋居士說，擲骰子咒云「伊諦彌諦彌揭羅諦」，念滿萬遍，采隨呼而成。

雲安井，自大江沂別派，凡三十里。近井十五里，澄清如鏡，舟楫無虞。近江十五里，皆灘石險惡，難於沿溯。天師翟乾祐，念商旅之勞，於漢城山上結壇考召，追命群龍。凡一十四處，皆化為老人應召而止。乾祐諭以灘波之險，害物勞人，使皆平之。一夕之間，風雷震擊，一十四里盡為平潭矣。惟一灘仍舊，龍亦不至。乾祐復嚴敕神吏追之。

又三日，有一女子至焉。因責其不伏應召之意，女子曰：「某所以不來者，欲助天師廣濟物之功耳。且富商大賈，力皆有餘，而傭力負運者，力皆不足。雲安之貧民，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，以給衣食者眾矣。今若輕舟利涉，平江無虞，即邑之貧民無傭負之所，絕衣食之路，所困者多矣。余寧險灘波以贍傭負，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。所以不至者，理在此也。」乾祐善其言，因使諸龍皆復其故，風雷頃刻而長灘如舊。天寶中，詔赴上京，恩遇隆厚。歲餘，還故山，尋得道而去。

玄宗既召見一行，謂曰：「師何能？」對曰：「惟善記覽。」玄宗因詔掖庭取宮人籍以示之，周覽既畢，覆其本，記念精熟，如素所習讀。數幅之後，玄宗不覺降御榻，為之作禮，呼為聖人。先是一行既從釋氏，師事普寂於嵩山。師嘗設食於寺，大會群僧及沙門，居數百里者，皆如期而至，聚且千餘人。時有盧鴻者，道高學富，隱於嵩山。因請鴻為文贊嘆其會。至日，鴻持其文至寺，其師受之，致於几案上。鐘梵既作，鴻請普寂曰：「某為文數千言，況其字僻而言怪，盍於群僧中選其聰悟者，鴻當親為傳授。」乃令召一行。既至，伸紙微笑，止於一覽，復致於几上。鴻輕其疏脫，而竊怪之。俄而群僧會於堂，一行攘袂而進，抗音興裁，一無遺忘。鴻驚愕久之，謂寂曰：「非君所能教導也，當從其遊學。」一行因窮大衍，自此訪求師資，不遠數千里。嘗至天台國清寺，見一院，古松數十步，門有流水。一行立於門屏間，聞院中僧於庭布算，其聲籟籟。既而謂其徒曰：「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算法，已合到門，豈無人道達耶？」即除一算，又謂曰：「門前水合卻西流，弟子當至。」一行承言而入，稽首請法，盡受其術焉。而門水舊東流，今忽改為西流矣。邢和璞嘗謂尹愔曰：「一行，其聖人乎？漢之洛下閎造大衍曆，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，則有聖人定之，今年期畢矣。而一行造大衍曆，正在差謬，則洛下閎之言信矣。」又嘗詣道士尹崇，借揚雄《太玄經》。數日，復詣崇還其書。崇曰：「此書意旨深遠，吾尋之數年，尚不能曉。吾子試更研求，何遽還也。」「一行曰：「究其義矣。」因出所撰《太衍玄圖》及《義訣》一卷以示崇，崇大嗟服，曰：「此後生顏子也。」至開元末，裴寬為河南尹，深信釋氏，師事普寂禪師，日夕造焉。居一日，寬詣寂，寂云：「方有小事，未暇疑語，且請遲回休憩也。」寬乃屏息，止於空室。見寂潔正堂，焚香端坐。坐未久，忽聞叩門，連云：「天師一行和尚至矣。」一行入，詣寂作禮。禮訖，附耳密語，其貌絕恭，但額雲無不可者。語訖禮，禮訖又語。如是者三，寂惟云：「是，是。」無不可者。一行語訖，降階入南室，自闔其戶。寂乃徐命弟子云：「遣鐘，一行和尚滅度矣。」左右疾走視之，一行如其言滅度。後寬乃服衰絰葬之，自徒步出城送之。

天寶末，術士錢知微，嘗至洛，遂榜天津橋表柱賣卜，一卦帛十疋。歷旬，人皆不詣之。

一日，有貴公子意其必異，命取帛如數卜焉。錢命蓍布卦成，曰：「予筮可期一生，君何戲焉？」其人曰：「卜事甚切，先生豈誤乎？」錢云：「請為韻語：『兩頭點土，中心虛懸。人足踏跋，不肯下錢。』其人本意賣天津橋紿之。其精如此。